

32658
:12



史記鈔卷之五十九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法所授此失着處首叙其貧困者以其仗劍封侯王而犁土千里及報漂母與忘辱已少年故云云文繞波蕩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英雄常態 文繁

叙三事俱有致 文繁

未起而牀蓐 中食

孰視俯出形容
袴下如画用均

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
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
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
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
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
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
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

音麾

轉眼

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
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
為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說之言于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竒也信
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

暗伏沛公罵何案

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
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
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
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

得情得狀文學

詐字中隱却正
高帝動心處
文案

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亾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亾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

鋪叙蕭何奇信
追信拜信始末
不遺餘力所謂
功第一者亦為
此季然

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

廢伏也

此特及耳字此
所謂及也字大
有語勢 文案

匹夫之勇易見
婦人之仁難言
用脩

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

論漢王項王兩
人得失處甚確
孔明之初見昭
烈論三國亦不
能過予故曰淮
陰者非特將略
也應德

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

兵法曰多方以誤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木罌。銚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

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

廣武之策絕工而歸却能反其策以為功

或問信之下趙也。以背水陣乎。子應之曰。非也。善行兵者。必不示人以機。此信特謬。諸將之說也。蓋信乘閑與而下趙。趙之隘曰井陘。使成安君能用左車之計。而親為深溝高壘。以困之。信特投帟于匣矣。唯間視而知其不用。故敢入焉。信之慮。蓋亦岌岌矣。兵入之後。又安知成安君

不以戰少利而悔悟乎。故兵法曰。薄人于險。利在速。非為水上陣。不可以致趙人之空壁。而逐利。非拔趙幟。而左漢幟。則成安君失利。而還壁。信與趙相持之勢。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舉。謀定而後動。誠入虎口。一舉而斃之矣。

信奇處。全在拔趙旗幟。上應德

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

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音蔽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利而誘之

模寫信戰井陘
情狀殆盡 應德

亂其耳目奪其
巢穴 應德

亂而取之

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

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

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

此中真景惟信
與廣武君知之
諸將不知也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褴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

音瑜美也

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

信之急于請王張耳為已地也漢即遣使約之曰定齊後即王其地可也而顧今信請為何哉

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漢王之間入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豈窺身出成阜後兵已散一則欲收耳信兵以南抗楚一則恐耳信暇其兵折於楚而生離心故為此計易置諸將以示武耶

聽蒯通一說破既下之齊復追至高密信平生用兵此為失策

此策亦工與前廣武相似

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

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亾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

友傳
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亾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

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好插手。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亾。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

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亾。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

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竒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賢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

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哉。其言甚工。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內大石之闢。何時而已乎。大略通特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溪識者也。然韓信前不能推轂廣武。君後不能推轂蒯通。亦可惜此。兩人者。漢所當收而用之者也。

文奇肆有逸氣
天紫

楚勇漢智兼言
兩主

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賢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匹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陰揚楚

暗折漢

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城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

徐徐引入韓信身上

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

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

二人猶言此
二種人也

名言 文潔

入通語雄偉曲

折文之奇折

即望

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

此時信心畧動
此二句太史公
為下文謀反張
本師望

只貴新一意而
多為駢語頗似
商鞅變法武靈
變服語 文潔

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聞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

取譬及覆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漢為第一會孟

畏惡其能

以高祖之寬仁大度尚未能釋然于雍蓋乃知不念舊惡亦難事也觀信之待少年則信豈庸庸武夫耶

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賢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

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

谷思錄一。應前

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

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

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

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

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

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

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

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

信直向人乞頭
猶是節俠遺意
昧大畏公願之
壯士氣 文宗

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

如此心事寫得
到韻 文恪

信於此能如魯
連之辭爵而逃
海上則善矣而
猶缺、稱病不
朝耻列鋒灌及
噲等非所以自
取滅亡也乎

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

語止指畫一二
不盡說而無不
備且其語勢殊
若挈手密示之
狀妙之文潔

此情似誣豨漢
信幸臣也偶過
辭淮陰淮陰何
以遽行謀反及
豨反後亦無往
來跡且豨之反
自周昌所言倉
卒激之安得與
淮陰有夙謀此
皆忌口辟陽侯
輩說之不然漢
廷謀臣詐以此
論殺之耳

蕭相國之謀深
矣

一篇結尾有生
色

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
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
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
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
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
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
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
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
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

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
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
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之
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見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
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
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

故狂言是說客
態文潔

必如此乃是辨
士師望

評蕭何云與閔
天散宜生爭烈
論信則曰庶幾
此周召太公較
擬錙銖不假
文潔

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
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
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
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跬之狗吠堯堯非不
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
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
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
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
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
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
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為最破魏以
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波皆泛天
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子故曰古今來太
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
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史記鈔卷之六十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直叙而簡嚴
應德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成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

漢王以韓王信
略韓以彭越略
梁語所謂擊雲
手

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
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為韓王。先拜
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
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及聞
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
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
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
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

以韓王信王太
原備胡可也治
馬邑是棄之於
胡也信失策而
漢亦失着矣

高祖遷信于晉
陽。可謂合古者
名山大川不以
封之意。而疑信
通胡則非矣

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亾。復
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
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
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
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
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
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
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

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

關氏單于嫡妻號若皇后

曲逆秘計乃於此稍具大概

文繁

全兵者似若謂兵仗無不具耳乃顧解為無難仗恐未必然

文繁

使人厚遺闕氏。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

音燕

音明

代地名

韓王信報柴奇
書調殊不順蓋
心曲而言詭
先寧

敗。亾。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亾。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亾。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

及至顏當城生子。因名曰顏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顏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顏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顏當孽孫韓嫣。賢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爲龍頡侯。續說後。

一本有拜字

叙次盧綰親幸
顛倒委曲反復
有情玄絕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内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

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怨也缺望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

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

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

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

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

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

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亾在胡見張勝曰

以前俱詳次館之見幸于漢以後繼次館之倍漢以取臧亡也然親愛如綰而猶為臧街張勝所誣誤至于亾入匈奴亦由漢待功臣太薄數以猜忌誅之故反者十而七八耳悲夫

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畔也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

次縮疑懼欲反
不及狀如兩人
手指語而漢之
待功臣薄亦可
互見矣 君謙

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又漢前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

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

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爲列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

淮陰傳中漢王
十一年豨反此
云七年不知何
也用均

漢平陳豨之易
有四赦趙代吏
人及所為註誤
初畧者則士卒
悅矣赦守尉則
凡郡縣為豨所
下者皆望風反
矣封趙四人則
壯士思奮矣千
金購王黃等則
麾下去矣以此
攻豨何有也

予讀淮陰傳太
史公謂豨之拜
鉅鹿守也過辭
淮陰淮陰方怨
漢之削其地他
其爵而與絳灌
等也故即挈手
而陰說之及于
代竊疑淮陰雖
怨漢不當如是
輕起反側心及
讀豨傳以周昌
疑其賓客過盛
漢且遣人覆案
之豨故懼而反
然首尾並不見
淮陰佐豨之迹
豈當時呂后與
蕭何等自以高
帝之老而將兵
于外恐信起不

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

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

測故詐令人喧
言之而遂給斬
之耶或曰太史
証乎予曰古今
之史以流言污
蠲功臣碩卿者
衆矣高后時功
名被誅而非其
罪亦不特信一
人也

遠。廼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代雁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鈔卷之六十一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氏兄弟相賊殺而頭緒如絲之棼也然詳次如指畫予嘗愛韓昌黎畫記人馬什器多而文畧相相似

文一串似世家
體應德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

頭緒極多而叙得有條理轉換無痕勢更暢

諸田多故而太史公詳次如畫

田氏兄弟情事凡十五轉 應德

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

不丁語

二轉

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畱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竊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

田榮于假同宗也何至若此

蝮一名蝮螫人手足則割其肉不然則致成

詩則齒也

次諸田之所以
王與田榮之所
以獨不得王而
以反楚卒亡之
故如指諸掌
九寧

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
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
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
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
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
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其救趙。因入關。故立
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
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
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

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

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

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

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

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

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

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

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

太史公亦有潦
草欠工處

人相聚叛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十二轉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重

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十四轉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

地名

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

二人者義士也。惜乎名不傳太史公之輕節義類如此。文恪

後世固無此段。奇有此段。奇亦無此段。語有此段。語亦無此段。叙。文潔

壯哉千載如新。文潔

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

史不為通立傳
乃論著於此
兩仲

安期生仙去矣
而蒯通終不可
識

重用此兩人似
在有意無意之
間文繁

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
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
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
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
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
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
召之。至則聞田橫歿，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
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亾此

信橫

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

書名馬永

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
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
亾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歿，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始王及橫與客俱成處大奇大奇遷悲之而
歸過於通有以也其次更王九十數轉如斯

史記鈔卷之六十二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太史公詳次樊酈滕灌戰功大畧與曹參周勃等相似。然並從未嘗專將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卻敵曰陷陣曰景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咸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此以各書其戰陣之績有不可紊亂所授也。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

一傳四人各自有筆法而寔摠成一片文格

傳內凡言從者
從沛公行軍也
別者分軍專攻
也應德

兩常從亦見當
時獨親厚會不
持戰時為然
會蓋

漢書上聞爵
註曰徑自上
聞

傳內序軍功各
以從字冠首并
附因功加爵益
祿不編年月又
是一體格

以前紀會戰陣
之功甚畧及次
會救鴻門之急
獨詳如畫

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却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
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
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
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
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
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
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

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轅絕河
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
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
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
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
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酒酣也因項伯面見
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
欲殺沛公提醒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
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曾在營外聞

列傳

卷六十二

樊鄴滕灌

二

一事重見語此
項羽本紀較簡
而點綴噲處亦
神固溢如蓋此
傳在噲見刪潤
法然以全史論
之彼既詳此只
著一二語亦得
文繁

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

項如此洗發

收一句于此何等精神用脩

從是在帝後別擊是自行用脩真西山摘錄漢王賜爵起至三百石十一人止

最功第一也

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滎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郟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

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歿。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滅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

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

先只叙戰而別
事繁之後不以
年月次也則文
體整潔 應德

闈宮中小門
流涕教語粗粗
鹵鹵有布衣之
憂有骨肉之悲
不獨似噲口吻
直是子長筆力

至一絕字何諱
可悟趙高一句
更嗚咽而長
用脩

亦為臨光侯句
筆端欲舞 用脩

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
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
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
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
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
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
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
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
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

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
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
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
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
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
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
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

及傳

言不能行人道

篇中以字乃一節冠冕

此傳却與前傳體格又別各以字起頭懸官名于上附戰功于下節相承亦不用編年

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

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枸邑。蘇駟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三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

列傳

卷六十二

樊鄴滕灌

六

王臧茶反商以將軍從擊茶戰龍脫先登陷陣破
茶軍易下郤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
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
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
別與絳侯等定代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
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
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
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

地名

不能治官事

國為重則朋友
為輕是故寄不
給祿產北軍不
可入也酈生之
節當以賣交為
盛賣而取敗猶
將衰之况一舉
以定漢社稷哉
國賡

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
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此也教商事孝惠高
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
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
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
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
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
況賣交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
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

景帝王皇后
母滅兒也

此傳大略與樊
噲諸傳相似而
精神模寫或不
及故真西山絀
而不錄
人告高祖傷
人高祖自告
不傷証之果

不傷翻坐嬰
罪繫獄且受
掠也

此傳亦用以字
冠一節事與
高傳法同應德

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
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
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
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
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
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
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

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

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

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

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

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

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

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

嬰為太僕始終
故傳中每段稱
奉車亦每云兵
車趣攻疾戰本
職事而言也

南陽人謂抱
小兒為雞樹
面者大人以
面首向之也

觀嬰初證高帝
不傷已及不齊
孝惠魯元并入
宮廢少帝立代
王諸事蓋信義
人也高帝引以
為太僕示親信
有見乎應德

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

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崩。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

北第者近北
閣之第嬰最
第一也

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

此傳亦有從字
法亦有以字法
又六增受詔字
又用嬰名冠于
其首

精神獨在數疾
力字用脩

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

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

乙甲

此時嬰為大將故後戰功皆稱所將卒亦一體格也 應德

嬰為騎將長于騎事所將卒亦習騎故每以虜騎將成功此太史公叙事針線處 李默

二人名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

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

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

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

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

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

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

栢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

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犁母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

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

長身虜騎將一名

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

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

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

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

言九佳

鄼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從

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

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

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

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灌嬰始終以騎將滕公始終以太僕此高帝知人善任使處

光寧

嬰屯滎陽齊止
而不前最是緊
要史筆有淺深
處絳侯得誅諸
呂于內而齊罷

歸者嬰之力也
蓋勇健而有定
識云

定嬰之功不在
絳侯陳平之下
此傳有烏用附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
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
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
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
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
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
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
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
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
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
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
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
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
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

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鈔附卷之六十二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言其質直。如木石焉。

太史公于孝武時丞相自平津武安以下。不多見大畧。以草景帝紀。幾為武帝所誅。以故避忌。不獨紀武帝多諱。而於公卿間亦異。倘矣。

史記鈔卷之六十三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

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此傳畫出酈生
狂態文恪

酈生食其者。直叙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

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急促貌諸將徇地過高

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齟。好苛禮自用。不

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

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

酈生本言有
生色應德

寫出軒昂落落
疎幽之態君謙

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
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
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洩
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
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
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
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

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
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
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
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
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
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
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

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

一句道破後却
語解文潔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
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
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確見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
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
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
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
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
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
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
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
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
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
賞天下叛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

文法若與前發
端四語相應
文緊

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亾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

酈生於此時只
合以義止韓信
兵

今以封功臣思
食其故而先引
商功起之有情
李默

此傳有寫生意
態應德

以爲酈生賣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歿。國除也。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

使諸侯必有可觀奈何無述

大索

賈比他說士最情實溫厚會孟

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音推計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音推計魑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

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日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日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日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日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

尉他與陸生較量本沒緊要特澹宕耳

言其實物質
輕而價重可
入素齋行故
曰橐中裝他
送他物稱是

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
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
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
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
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
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

非廉造父有
功周繆王封
之趙由此一
姓趙氏

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
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
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
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麤述存亾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陸生恣意放遊
為終老計示諸

呂以不足忌

此等事在他人

若不必書然首

尾不滿百字而

陸生智謀口語

情性日用人情

世態如見其家

庭問其委曲

用脩

不鮮言必鮮

美莫令見不

鮮之物恩惠

也言汝諸子

無又厭患公

也

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

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

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

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

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我人馬酒食

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

公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

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

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

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

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

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一作豫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

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生一言而定社稷
丙仲

言狼藉甚盛

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

朱建性本義而
廉特爲辟陽侯
畫策一節可恨

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歿。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歿。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歿。何乃賀我乎。陸賈曰。

朱建何不引勃
誼卻辟陽侯之
稅金豈其為母
歟無以葬而遂
屈耶文恪

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
故今其母歿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歿矣辟陽侯
乃奉百金往稅同列侯同賚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
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
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
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
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

平勃等誅諸呂
而辟陽侯獨得
脫何也豈建從
平勃開說曰呂
后且崩而今且
按法訟誅之是
所以污巖宮闈
故中止耶不然
迎代王時辟陽
侯抑嘗與謀故
耶

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
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
兩主共幸君君賚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
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
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
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
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
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
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

文帝惜建之自
殺而又官其子
必有一說
子能死節又與
太史公善柰何
失其名夫潔
當入前爵生傳
而今乃復出附

一名高山冠
齊王所服以
賜謁者

較前叙踪跡更
狂文潔

篇中十五天下
字十三足下字
四先生字十一
陳留字十四沛
公字若故重之
以見奇者至他
語亦多重固自
一態勢文潔

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

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人。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

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忘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

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叛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

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鈔卷之六十四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傳斬以下俱裨將。凡次戰功必係以從字為案。

褚先生筆亦自好。

此叙戰功處。與曹相國世家并樊鄴滕灌列傳同一凡例。用脩。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

看太史傳傳新
諸將可見高帝
賞功臣最急
允寧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
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
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
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
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
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
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
與淮南王謀反歿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
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
北斬車司馬一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
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
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
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
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
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

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

魯下畧地。東至繒。邾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

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謚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縹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縹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

此傳雖簡短至
叙無離上心與
涕泣而行處忠
愛藹然

語近婦人 乞寧

以傷心語着愛
不得不混寢之
會孟

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謚爲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

死傳
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鈔卷之六十五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
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

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

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

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

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

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

直從此叙
應德

此等傳似不為
本人但為漢叙
事耳應德

敬傳只叙四事
皆古今大事也
應德

言馬箠示約

輓輅子有許大
見識 應德

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死傳

音胎

川傳

卷六十五

劉敬

二

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

書卽日見高帝
從諫如轉圜
用均

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

確論

說士大開得口
要人兒女亦任
渠將去 應德

被中行說觀破
應德

敬既知冒頓殺
父妻群母不可
以仁義說而曰
不敢與大父抗
謬矣 師望

敬創此說其卑
中國而為後世
禍不淺 丙仲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

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賚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

備胡都關中兩
事結案在此
應德

昔言百萬可具
今言人民少何
前後之相持也
但徙六國後裔
實關中亦一策
耳克之

小論中希世兩
字一篇精神所
注處

滑稽免禍之口
施于昏秦無足
怪者克之

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
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
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
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
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
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
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
不載敬所徙

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
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詔博士諸儒生問曰。
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
通亂也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
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
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
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
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

專模寫叔孫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

教字轉折間梗概可見

有此一着叔孫非苛諛者

變服取寵其人見矣克之

弟子以不得進竊罵至後得官則稱為聖人先言此後言彼文有貫串九寧

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日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

希世得所祥

希世

希世

希世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

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
 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
 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
 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
 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賢。今天

以兩生不屑者
模馬希世處

淋漓可喜 文繁

引繩為綿立
表為蕞標準
也

此與美人習兵
無異 會孟

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
 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
 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
 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
 為此。迺令羣臣習。隸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
 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
 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

以下次如畫

五用八次字

作儀

此儀直行至今日大略皆秦故尊君抑臣之舊也而三代以前上下同體處消歇矣此可見為國以禮直自有本

作酒令法也

陳次歷、雖未嘗至漢廷亦可以想見漢儀矣用均

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費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

應前諸生且待我

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

一篇結案

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

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淡薄味也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

此數語亦足蓋前愆矣

戲却是高帝本
情衆人莫能識

文潔

叔孫維希世取

容然覽諫易太

子數語凜然

有正氣

列傳

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
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
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
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
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
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
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
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

按此亦其文主
之過希世餘波
處

通以前希世未
怪獨此為惠帝
文過深可恨也
克之

叔孫獻策以飾
出遊何執 允寧

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
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
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
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
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
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
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
興。亦不載

列傳

卷六十五

叔孫通

九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
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
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
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
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
宗。大直若誑。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